

·名人手札·

周一良先生书简

王贵忱 供稿

(一)

贵忱同志：

近检弢翁遗篋，发现古钱藏家方地山先生所书扇面（当年捐献时未接受者），其中有论古泉者若干条。考虑您可能有兴趣，请人录出寄奉，不知有用处否？抄件即留尊处，不必退还。原扇已分为十份，分散各地，因争取在分配之前匆匆录出，故文字可能有误。匆匆，即致敬礼！

周一良
九三、九、四

附录 大方先生泉话^①

四寇泉，凡五品：韩林儿之龙凤；张士诚之天佑；徐寿辉之天启、天定；陈友谅之大义也。其钱皆铸于元至正时代，故制作文字皆不出至正范围。五种天启最难得。《李谱》所载皆非真者，龙凤最大者少见，余独有之。天佑二字罕有，余不足道。天定、大义大小各六品，人皆有之，龙凤、天启亦当有六。天佑则三等，皆有背文，当五者篆文也。寇钱完备，自寡人始。当时智

取豪夺，用九牛二虎之力，今则易着手矣。

阜昌重宝常见，元宝小平较贵，惟通宝折二少见，三种各有大小，必十二品方能完备，就中又有白铜者为最精好。刘豫虽叛宋，而阜昌制作文字皆取法崇宁、大观、政和、宣和之精神，无怪后之来者泰和、大定，无一出道君范围也。

叔弢三弟鉴家

大方泉语

(二)

贵忱先生：

惠书敬悉，大方泉话能供采摭，至感欣慰！舍弟杲良（医学教授）近从美返国，知渠处亦有大方书扇，函嘱抄录。日昨寄到，谨奉上，盼能及时收入也。孙师匡为我表兄，亦有舅氏之风，颇好古玩，不知其亦藏泉也。匆此，即颂
著安！

周一良

九三、十、二十二

附录 大方先生泉话^②

戴文节言莽为泉绝，推宋徽宗第二，若论四具备，则道君制作且在莽之上。余收道君泉近三百品，惜重和无折二，圣宋、崇宁、政和、宣和未见绝大泉。大观种类最多，大小百余品，字体、花纹之区别，奇奇怪怪，不可殫论，谱录所载未逮吾十分之一。余尝仿稼轩语，跋古泉拓本云：不恨古人泉不见，恨古人不见吾泉耳。

叔弢一笑

大方

绍定元宝大泉，铁者仅见，铜者绝无。余五年前在上海与

张七争购一品，大如大观，文字刚健中含婀娜，铜质金光灿烂，背文滑润，入手如欧美大金钱，妇人小子莫不见而爱之。通人鉴家心知其类不能无疑，余初得之为南北同嗜者讪笑，几于卞和之刖其足，今则中外交称，无不信之者。

丙寅秋七月 叔弢三弟出簏，嘱为说泉，拉杂书之，不能举百分之一也。

大方

宝历元宝，唐敬宗泉，大如最大之乾元，厚亦如之。字体精整，历字作双禾，与大历作双木异。元字左挑，似开元、乾元，望而知为唐泉，李竹朋《泉汇》每卷末列未见泉，于唐泉未见者列宝历通宝，此元宝非特所未见，且所未闻矣。日本人西村见此泉曰，此唐时字画，余不知其年号。余告以敬宗，西村喜跃，决为唐泉。

□顺元宝，后汉高祖郭威所铸。□字并文，字书皆未见，惟云阳山刻石有之，亦是□顺二年，大约即郭氏自造字，背文二年，年作□，文亦特异。

泉背纪年，南宋多有之，但列年数，无年字明文。元香殿泉，如至治元年、延祐三年，皆四字面文，背文专纪年，仅见此耳。

背穿上，象一星，他泉恒有之，亦未有如此之大者。

此泉元字、宝字、顺字，皆唐开元、乾元、顺天气习，轮郭与穿绝似初出土之乾元，真精品也。

谚云：郭雀儿做皇帝，快活一时是一时。余得郭雀泉，既不见谱录，海内外并世诸贤亦皆无有，当刻小印文曰快活一时。

余既以寒云在时所拓本贻叔弢，因更拉杂言之为写扇上，以备谈助。

大方

余既得武后证圣，又得敬宗宝历，世间怪事那有此，宜乎

为同嗜所妬，尊我为假钱大王。叔弢初见此泉谓彼所深信，且在广顺、证圣之上，属余详考，为写扇上，惜证据尚少耳。

大方

孟蜀广政返已罕见，余去年从川人施某得小广政，大如汉兴，文字精悍胜于道君。两年前在上海与人易得广政重宝，厚逾三分，背文似大咸平，铜质亦似北宋至和重宝之类，殷因夏礼，益损可知。宋元取法周元人皆知之，咸平之似广政人或疑焉，不习见之故也。

咸平元宝，平钱常见，折二阔轮者较少，大者尤少，余有最厚重白铜阔轮，文字圆转犹劲如《刁遵墓志》，宋大泉之佳品也。元二之际，得之于杨惺吾，当时泉直不昂，今同辈公论直三百金矣。

无隅近颇嗜钱，乃所嗜古钱也。吾年十六七入世攘他人钱，非所宜获，往往而有。十年以来亦信手都尽。唯所蓄古钱累累独存。今年春在高渡为商人夥日，为人守钱亦颇坐拥然，恋恋怅之，终知非己有，因出所自蓄钱簿之如左，乃知古今帝王所经营天下以取而用之者，皆在吾掌握矣，吾又何求焉。

此余廿年前书古泉拓本，后者行文纤巧，在举业时代不免搔首弄姿，一挑半剔，叔弢勿以为笑。

无隅

(三)

贵忱先生史席：

赐书及惠寄大作，俱已拜收。先生于泉史资料搜罗之周备，对前贤表彰之殷勤，实感钦佩，非真好此道者不办也！尊著《题跋》^③二册，前者由中大姜伯勤先生带京，又转托人赐下，当时亦未说明由来，竟不知出先生之赐，未及申谢，歉何如之！（绍良一份或亦转去）然拜读之下极为欣悦，不仅内容，装帧纸张皆

古朴可喜。一良曾给舍弟景良传观，共相艳羨嗟叹，以为弢翁善本书目当年如得此待遇，老人之欣赏可知也！《题跋》第二册如有存书，敢乞题赐杲良、景良各一册，即由一良代转。景良为幼弟，亦已退休，受先人濡染，亦有好古之癖也。谬承嘱为尊著题签，一良去年十月右手粉碎性骨折，今虽勉强执笔握筷，只能用硬笔，不能用毛笔，题签事方命之处尚希鉴原，且后生小子，亦不敢为大作涂鸦也。大方先生号称联圣，中华书局所出《学林漫录》初集及第十集载刘叶秋先生及一良小文谈其联语，近拟续写小文，俟成当寄呈一阅也。特此，再次致谢，并颂著安！

一良顿首

九三、十一、廿一

近有堂弟为弢翁写小传，争取出版，书出后当呈政。又天津图书馆李国庆君搜集老人藏书活动，编辑成书，拟明年老人逝世十周年时印出，并以奉闻。又及。

(四)

贵忱先生史席：

奉到惠书及《题跋》三册，杲良、景良已分别寄送，谨代达谢忱。另一册代公赠孙师白，乃师匡之兄，为一良表兄，又是季木先叔女婿，即昔年印季木藏匊者也。师白为著名硫酸工艺专家，住上海，年已八十有九矣。我公好古而念旧，拟影印弢翁手迹，实一良兄弟企盼而力所未能，闻之欢喜无量。谨请代为加印三十册，书价及邮资共若干希速示及，以便及时汇上。此间出版社拟为一良出一册自选集，要求附一简短自传，近先付报刊发表，附呈一份，聊资谈助云尔。堂弟骏良成弢翁传记约七万言，天津图书馆李国庆同志编弢翁藏书活动四录，^④皆争取明年逝世十周年印成，当寄

请指正。余不一一，即颂
撰安！

周一良
九三、十二、十二

(五)

贵忱先生：

久不通信，近况想必安善。我弟兄近来编辑《自庄严堪书影》，蒙北京图书馆大力支持，现图版已全部拍毕。每部书拍首页末页及跋全部，除原藏715种外，并附早期捐献之《经典释文》、《左传》以及40年代售出之明板书109种。共计2330图已完全拍毕。并请冀叔英先生作序，请北京图书馆同仁对每部书作简短说明，现尚不知哪处出版社肯出版。不知您处有无此种关系，便中请代为联络。前次所云信札不知已出版否，原拟影印陈寅老手迹，闻已作罢，但愿将来有机会能印出（大夫坚阻远行，定作书面发言也）^⑤。此请
著安！

周一良
1999年9月29日

(六)

贵忱先生：

收到来信，非常感谢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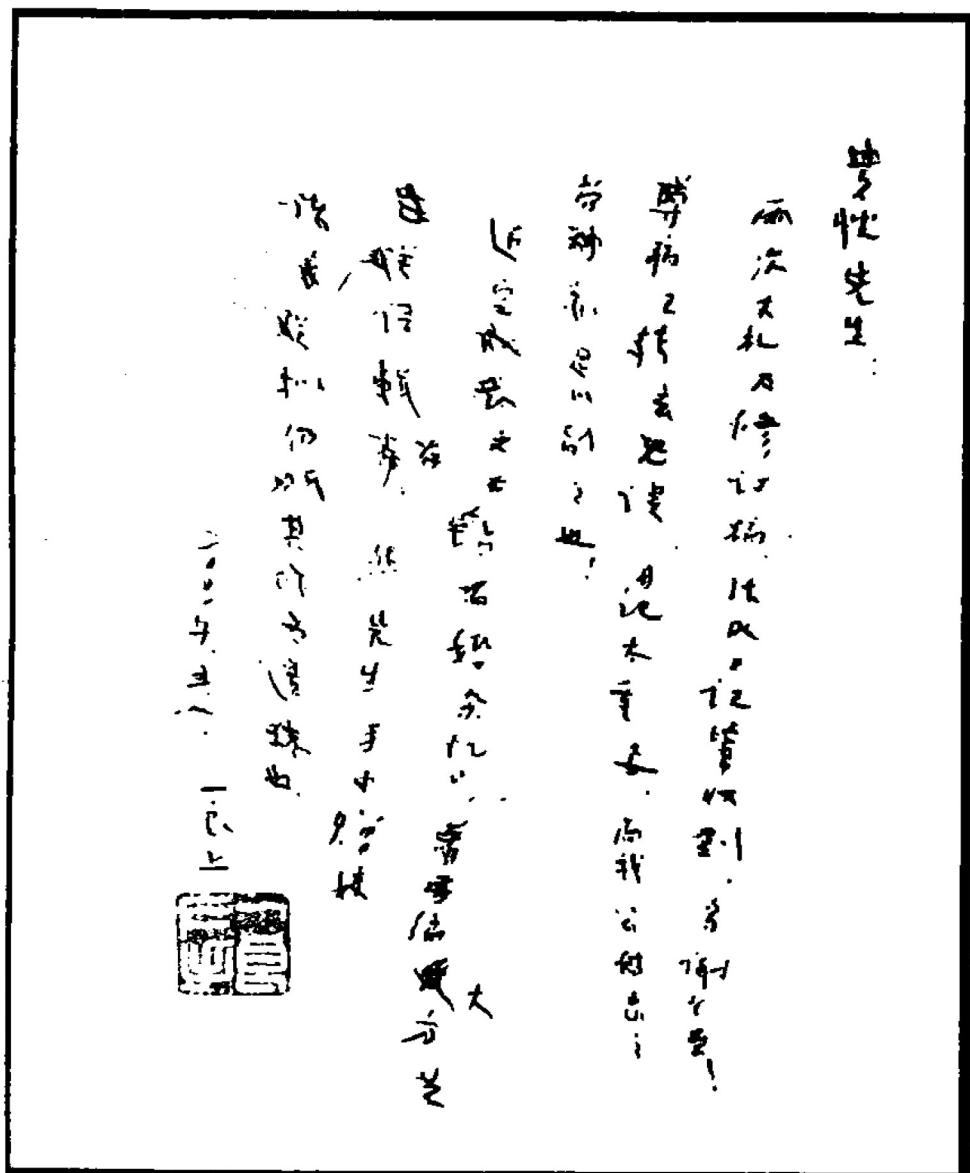
我已与舍弟景良商定，他把材料整理好以后，直接函广州与宋先生联系。

我们已请冀淑英先生为《书影》写序，论述先父藏书特征。我与景良不揣冒昧，想请先生也赐以序言，先生谅不推辞。内容及长短皆不拘。先生对弢翁之为人及收藏皆知之甚深，此

序必将与冀序同为此书生色不少(冀序日内复制寄呈)⑥。即请著安!

周一良

1999年10月28日



(七)⑦

贵忱先生：

两次大札及修订稿、《张氏日记》皆收到，多谢之至！尊稿已转去无误。《日记》

太重要，而我公付出之劳动亦足以副之也！

近完成长文《钻石婚杂忆》，著手编《大方先生联语辑存》，然先生手中赠妓诸长联，拟仍听其作为遗珠也。

一良上“一良又手”(白文印)

2000.5.8

附录 周景良先生书简

贵忱先生尊鉴：

今奉大札，敬悉一切。先生诸事多忙，能为弢翁书影作一序文，我弟兄实感谢之至。承问及进度一事。日前已与出版社签定协议，规定交稿后一年内出书。目前北京图书馆同志正集中力量进行，估计一个多月即可大致完成。先生云七月中寄下序文，当无问题，先生可放心。先生8日信，此地18日才收到，北京广州之间递信如此之慢。故景良不敢稽迟，立即作复，以免又误一段时间也。即颂
大安！

周景良敬上

2000年6月18日

(八)

贵忱先生：

近来病体如何？甚以为念。我公身体素来强壮，因而过劳，尚希善自珍摄，年岁不饶人也。

书影在进行中，我公序文如来不及，将来书出以后，仍可以书评或其它方式发表，总之，以阁下与老人之关系而言总须表态也。

大方联语文章，已在《文献》发表，另邮寄奉杂志一册，抽印本十册。抽印本请赠送提供联语者，以及古币学会会员等。目前为止，提供联语线索的只一两处而已，甚盼小文能扩散，集腋成裘也。

前者交付阁下大方先生有关风月诸长联，我曾在《再谈联圣大方》文中略一涉及，此次已全为收录，因分寸难于掌握也。然归于湮没亦属可惜，先生经验丰富，如何处理，以

后悉听尊便。我近来深有感慨，如大方先生，北大历史系来自扬州之研究生竟不知有方地山其人，我辈此时不写文记述，今后将无人会写矣。

先生原拟创办有关《书简》^⑨之杂志，闻迄今尚未办成，不知今后有希望否？记得曾将先叔志辅先生年九十九岁时来信投寄先生在第一期刊载。近者李经国先生编印《当代名人书札》，我意先生之杂志如一时不能发刊，周志辅之信札可否移交李经国先生发表，此事尚未与李商量，拟先听取我公意见。我今年米寿，办任何事皆以只争朝夕之精神处理，我公当能谅解也。余不一一，即请
痊安！

周一良 二〇〇一年三月十日

（研究生姚宏杰代笔）

（九）

贵忱先生：

前者来信说暑假将来北京，而迄未见踪影。不知马来之行成行否？

书影序文来不及写，亦无关系，将来书出以后仍然可以写文评论也。^⑩现有冀淑英序文一篇及黄裳序文，估计最近可以出版。

前者来信谈到弢翁家书一封在杂志发表，未知已刊否。

《大方联语辑存》，去年《文献》发表后，颇有反响，现已收到近200付，改题为《大方联语集》，在近日将出版之小小论文集中发表，月底印成将寄奉一册。昔年奉赠之大方书扇数幅，其中用联语叙述其绮闻情事颇不易懂，因而此次联语集中未收，但如埋没亦属可惜。尚希阁下暇时加以考虑，如何发表，如何加以注解，等等，统希便中多加考虑。

如无适当刊物发表，可否在阁下所撰大方传记或有关钱币书中发表。总之以设法刊布，不使埋没为幸。

又闻江苏文联正在收集方氏弟兄作品，以全省之人力从事于此，当必有成也。此请
著安！

儿子代笔

周一良

2001.9.20

附录 周景良先生书简^⑩

贵忱先生大鉴：

奉到大札，敬悉一切。

一良先兄近来身体较虚弱，然神智十分清醒，每天仍口授小文章，至10月15日尚口述对国际图书保护会议的发言（由舍侄启博笔录）。去世前十日曾遍请在京先祖支下族人聚餐，时已比较衰弱不适，未参加聚餐，仅餐后来合影。去世前八日曾率子女去先嫂一良夫人邓懿墓，又去先母左夫人墓及姐夫穆旦墓等处拜祭。19日去医院检查各项指标均正常。23日晨6:30保姆照例去给予吸氧，发见已去世，身体尚温暖。医生估计是晨5时左右去世，是睡梦中过去，幸无痛苦。蒙先生赐唁，感谢不尽！花圈事已问过，不必付款，由筹办者统一处理。

一良生前已出小册《郊叟曝言》想已寄达。尚有一小册《钻石婚回忆》未出，出版后当嘱舍侄寄上一册。余不多及，敬请
著安！

周景良上

2001年11月17日

后记

周一良先生(1913-2001)，字泰初，安徽东至人。原北京大学

历史学系主任，著名历史学家。周先生是一位治学严谨、为人谦和厚重、著述宏富的一代史学宗师。先生的尊人周叔弢老先生是著名藏书家、古籍版本学者，我少时初习为版本之学，有幸得亲炙于弢翁之门，至晚年犹时赐督学教言。惟其如此，周教授对我关爱备至，视我为可教，确是一位过施谦德的长者，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。尤其是泰初师在1997年患帕金森症后继之双腿先后骨折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仍言传手教诱学不绝。先生致我的十五通遗简，对我来说是十分宝贵的。我自幼失学，未敢骛高求远，向来学艺仅及版本、古货小道而已。在昔有幸获得启蒙恩师开导，晚近又承泰初师恳切指教，是我治学历程中不幸之幸，在已发表的拙文中如偶有一得之见，是和他们两位老人家所施教泽分不开的。1994年为了纪念弢翁逝世十周年，我曾编印过《周叔弢先生书简》，如今泰初师已仙逝，谨请林子雄兄协助我如儿四年故事，将给我的信按时序排比移录一过，并略加注释发表出来，藉存鸿爪云。学生王贵忱敬识于广州。

注：

①②附录的“大方先生泉话”是方地山(1871-1936)论古钱轶文。地山名尔谦，以字行；又字无隅，别署大方，江苏江都(今扬州)人，是近代著名古钱学家，又擅长联语，有联圣之誉。以其赋性放达，虽寝馈于古钱间，却不作著述传世想。仅知著有《述钱德》一文，收入丁福保《古钱大辞典拾遗·总论》中。大方与弢翁友善，书扇“泉话”乃其研究钱币心得语，为所知方氏《述钱德》之外仅有的论钱文字，值得重视。唯其生于清末民初，受时代所限，其观点和论例仅供参考。

③信中所说的“题跋”，乃拙文集《可居题跋》之省称，已先后出过三集。

④信中称：“堂弟骏良成弢翁传记约七万言，天津图书馆李国庆同志编弢翁藏书活动四录，皆争取明年逝世十周年印成”，前者即周慰曾著《周叔弢传》，1994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；后者即天津图书馆编《弢翁藏书活动四录》，1994年2月出版。案：李国庆先生是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，古

籍版本学者，著有《明代刊工姓名索引》、《弢翁藏书年谱》等。年谱一书，得到学术界普遍好评。一良先生在赠给我此书上所题评语上称：“编者创此新体例，应有尽有，前所未见。家人校定，史事确切可信。此类藏书家，今后不能再见，可谓绝后也。2000年12月，周一良读后附识。”（李红兰代笔）

⑤由一良、景良两先生编辑弢翁《自庄严堪书影》书稿，属为联系出版事宜。随后我转请宋浩同志与有关方面联系。后来也未谈成。该信末“大夫坚阻远行，定作书面发言”，系指未能如愿出席1999年11月27日至29日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“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”，先生的书面发言题为《向陈先生请罪》，载《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。

⑥承蒙一良、景良两位先生高谊，嘱我亦为弢翁《自庄严堪书影》一书写序，并承寄来冀淑英先生序文的影印件。经再三考虑，限于我的水平之低和辈份年龄等问题，实不足以承担这一重任，辞谢了这一盛意。后来在电话中通过陈情，得到泰初师谅解。

⑦我每当翻检到泰初师在2000年5月8日致我的这一手札，不禁为之动容：这是先生在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，以致残的右手写来的信，通篇百余字，有一半不易辨识，在名款下加钤“一良右手”白文印。此信原是为我整理的校释本《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》得以出版（1999年11月澳门尚志书社）而写的鼓励书，并谈到他近中编写的两部书稿。据我所知，此信可能是先生亲笔撰文的最后手稿。由此可见老辈学者对后学寄予的殷切期望。

附录周景良先生一信，谈的是《自庄严堪书影》书稿进行的事。

⑧苏晨先生和我计议创办《书简》期刊，创刊号稿件已准备就绪，刊头由周一良先生题写，由于牵头单位和经费等问题未解决，终于未能出刊。

⑨关于为《自庄严堪书影》写序文的事，经过反复考虑，我没有写，有负两位先生的厚望。我在回信中表示俟出版后，我必写一篇书评。

⑩承蒙周景良先生在2001年11月17日给我的来信，关于泰初师病革前后的情形记述得甚为详实，这对于想了解一代史学大家易簣之际情事，很有助益。谨将景良先生此信收作附录，并致以谢忱！

作者工作单位：广东中山图书馆